

# 英汉回答否定是非问句的文化差异认知解析

刘 秀 刘文慧\*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 英汉回答否定是非问句在表达否定态度和否定行为方面存在差异, 常常导致语言学习者的混淆, 在日常交际和书面表达中具有特定的社会和认知功能。本文将以认知语言学的视角, 从其形成的图形背景理论以及视角分析, 并且结合汉英两种语言在回答否定是非问句表达上的具体实例, 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认知分析并探讨汉英两种语言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研究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汉英文化差异的认识, 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跨文化交际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认知解析; 否定是非问句; 答语; 英汉语言差异

## 引言

是非问句, 即是或否作为答案的疑问句, 在日常语言中较为频繁使用。然而, 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 人们对其的回答方式也不同。汉语和英语分别作为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代表语言, 其回答否定是非问句的习惯和偏好反映了各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认知差异。

认知语言学主要聚焦于人的心理感知层面, 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剖析语言现象, 从外部世界及人的认知过程中探寻语言现象背后的解释与成因。因此, 对汉英回答否定是非问句的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的认知解析,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的独特之处, 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本论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汉语和英语在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的认知过程和文化差异, 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认知机制和社会因素, 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 一、汉英否定是非问句及答语基本情况

汉语中, 朱德熙(1982)提出否定是非问句是带有否定词的是非问句。是非问句的结构与陈述句类似, 将陈述的语调换成疑问的语调, 就能得到相应的是非问句。陆俭明先生(2004)将是非问句按语段的肯定与否定分为两类, 一类语段成分是肯定形式, 称为“肯定是

是非问句”; 另一类语段成分是否定形式, 称为“否定是非问句”。

在英语中, Biber(2000)提出, 是非疑问句(又称一般疑问句)是疑问句中一个重要的句法结构类型, 其功能是说话人期待听话人对某一命题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同时, 薄冰、赵德鑫(2002)提出常见的否定是非问句主要有下面这两种形式: ①助动词与否定词结合在一起的主谓倒装, 例如: Haven't you finish your homework? ②助动词+主语+否定词+其他成分, 例如: Have you not finish your homework?

在答语方面, 英、汉语回答是非问句的方式存在差异: 英语通常用yes/no作答, 而汉语会根据不同语境直接重复动词或回答“是”。(Holmberg 2016; Chao 1968)是非问句用于询问一个命题的是非, 然而, 在应对非肯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时, 汉语与英语在回答方式上展现出显著的形式差异。汉英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 用“是”用“不”的情况正好相反。

党黎(2012)深入探讨了汉英两种语言在回应是非问句时, 采用“是”或“不”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具体而言, 面对肯定性质的是非问句, 两种语言的使用模式呈现出一致性。然而, 当问题转为否定形式时, 这种一致性便不再成立, 两者的应答方式呈现截然相反的特点。

Sperber and Wilson(1995)提出话语的措辞与选择, 映射出说话者当下的心理状态以及内在的想法与情感。陆俭明(2002)提出使用汉语进行交流时, 答话者首先针对的是问话者自我持有的主观观点或假设, 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回应。高华与杨欣欣(2010)的研究揭示了英

**作者简介:** 刘秀(2001.2.8-), 女, 湖南邵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语教育;

**通讯作者:** 刘文慧(1978-), 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外语教育、生态语言学。

语使用者的倾向，即他们更倾向于直接聚焦于客观事实的阐述，而非直接验证或反驳提问者主观判断的准确性或正确性。

## 二、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汉英回答否定是非问句的对比分析

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是“原型及基本层次范畴理论”。它与传统的范畴观在本质存在差别。其主要观点是许多范畴都是围绕一个原型而构成的，判断某物体是否归入某范畴不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所有的共同属性，而是看它与原型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Taylor 2001）。

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与认知过程的紧密联系，认为语法结构反映了人类如何理解、处理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从回答者角度来看，是否能够单凭问题中命题的表述方式就完全理解提问者的真实意图和动机，这并非是一个可以仅凭问题的字面或立场直接断定的简单事项。这需要我们在理解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语境、语调、以及可能存在的言外之意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这是因为答话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其对问句的理解深受其所处环境、个人认知能力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

### （一）图形背景理论分析

图形背景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感知中的突显性原则。以著名的“鲁宾之杯”为例，观察者可以在同一幅图像中交替感知到两张相对的脸庞或是一个精致的花瓶。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尽管两者并存于同一视觉场景中，但人类的感知系统每次只能聚焦于其中一种解读，即一次只能突显一个图形。在同一认知框架内，图形的突显性是排他的，即某一时刻仅有一个图形成为注意的中心，而其余则自动退化为背景。这种突显与退化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内在于一个复杂而精密的认知结构中，图形与背景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完整图景。（Ungerer 2003）

英汉两种语言在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本身就具有突显功能。如：

英语里：Q: Didn't you lock the door? A: Yes, I did A': No, I didn't.

汉语里：Q: 你没锁门吗？A1: 锁了。A1': 没锁。

由此可见，英语的回答凸显的是客观事实，不对问话人的偏向作出回应；而汉语则用“是/不”来回应，凸显了问话人的偏向。英汉两种语言所凸显的语义焦点是不同的。因此，在认知的范畴内，个体对于任何事物的

把握均需经历一段适应与调整的时程，这一过程是不可或缺。随后，依据话语所处的具体语境及说话者的潜在意图，深入剖析话语所承载的精确意义成为关键。（孙韶蓓，谢之君2004）

### （二）视角分析

在探讨人类认知与语言表达的关系时，我们观察到随着场景的转变和情绪的波动，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会自然倾向于不同的视角。在认知语言学的语境中，这些各异的认知被称作为“视角”。由于视角的差异，人们会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句子形式来描绘同一事件（赵艳芳2003）。在英语中，由于语言系统强调直接和明确的表达，英语使用者在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通常会选择直接肯定或否定的策略，并在需要时添加额外的信息来澄清自己的立场。在汉语中，由于语言系统强调礼貌和委婉的表达，汉语使用者在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可能会选择更加含蓄和委婉的策略，或者通过提供其他相关信息来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种策略选择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倾向和交际习惯。英语使用者倾向于直接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汉语使用者则更加注重礼貌和委婉的表达方式。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结构上，更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加工和策略选择过程。

## 三、汉英回答否定是非问句的文化差异

在深入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依存和互动关系。作为文化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语言不仅是文化传承和交流的媒介，更是文化精髓的载体；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同样深远，它为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运用的方式和规范。这种基于认知层面的英汉语言差异，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英美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不同特质。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不把问句的命题作为问话人持有的想法或观点看待，而直接针对问话的真正意图来进行回答，答语中的“判断用语”与后续陈述部分也都同时指向问话人事先的想法或认识。其次，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来说，他们在对否定是非问句时做出回答时，首先不是就问句命题的表层进行回答，而是就命题形式背后的问话人事先的想法或认识进行回答；第二是他们通常是用事实来说话，并不把问句的命题形式看作是问话人的现有的观点或想法。（陆俭明2002）

中国的文化背景则更加注重礼貌和和谐。因此,在汉语中,人们倾向于使用含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种文化差异也体现在语言结构上。在汉语中,对于否定是非问句的回答,应答语和补答语相反,形式为“肯+否”或“否+肯”。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所导致的。

### 结论

通过图形背景理论、视角分析等方法,本文揭示了英汉语言在回答否定是非问句时认知处理的异同点,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和汉语在否定是非问句中的完整回答在有较大的差异,“是”类和“非”类对等词在运用时会出现对等和不对等的情况,这种差异有其文化原因,英语倾向于直接、明确的否定表达,而汉语则更注重语境、关系和委婉的表达方式。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结构上,也体现在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习惯和文化心理上。

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汉语言在否定是非问句表达上的差异,也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有效指导。同时,也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有益的学习策略,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英汉语言在否定是非问句表达上的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 参考文献

[1]Biber, D.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Dan Sperber &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上海: 外语研究与教学出版社, 2001: 176-177

[4]Holmberg, A. 2016. The Syntax of Yes and No [M]. New York: OUP.

[5]Taylor J.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6]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入门 [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156-187.

[7]薄冰, 赵德鑫.英语语法手册(修订第三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8]党黎.英汉特指疑问句的提问焦点对比[J].新西部(理论版), 2012(11): 92-93.

[9]高华, 杨欣欣.再谈英汉否定是非问句的答句[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7(03): 66-68.

[10]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教程(修订第二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1]陆俭明.英汉回答是非问句的认知差异[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2(01): 34-40.

[12]孙韶蓓, 谢之君.选择疑问句的认知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04): 78-81.

[13]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123-141.

[14]朱德熙.语法讲义[M].商务印书馆, 1982, 第202